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九

投贈古詩一首律詩六首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鶴曰此詩前

公以開元二十四年預京兆貢舉而陳詩也  
第遂因長安故去早充觀國賓旅食京  
華春至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有一藝  
者赴轂下公自東都歸應詔而林甫忌  
人斥已建言乞先下尚書省試遂無一  
中者公由是退下故云主上頃見徵青  
冥却垂翅末云况懷辭大臣  
公明年果又有東都之遊也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素絲也紈胡官切

紈衣也  
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所好也莊

子曰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前漢酈食其傳  
 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冠儒冠來者沛公解其  
 冠溺其中夢曰統袴謂貴遊子弟之服不  
 餓死謂監啗爵賞也然餓之義有二絕粒曰  
 薇而食不祿亦曰祿正此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采  
 詩曰有儒傲而餓死又贈鮮于詩有曰儒術誠  
 難起有草堂詩曰武夫勝腐儒又送楊判官  
 曰儒衣山鳥恠者皆歎武夫得志傷儒道之  
 不振也蓋軍興之際山鳥見儒為務得不誤身且恠  
 駭甫以此時唯以文儒為務得不誤身且恠  
**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批既解悲憤具見起  
 人也註丈人嚴莊之稱也夢曰易師貞丈  
 丈也賤子謙辭甫自稱也甫欲韋丈靜聽具  
 陳其所不遇之意也後漢樓護傳王邑居尊  
 下稱賤子上壽蕭太后奪禮表具陳茲啓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陸曰賈誼洛陽年  
 光利用賓于王夢曰易觀國之

**神**批此語本誇大但得破字猶言近萬○題  
 書萬卷猶有今日希曰故焚之中著一破字則字  
 著力而新奇矣希曰故焚之中著一破字則字

**卷無入此室今謂破萬卷而下筆有神正用**  
 此意批曰破萬卷謂識破其理如下筆有神正用

**子之道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  
 大抵人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

**日默而識之甫既識破萬卷之神異也**批曰仲  
 無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也批曰仲

**寄答策下筆賦料楊雄敵**夢曰前漢楊雄  
 疑有神助批賦料楊雄敵夢曰前漢楊雄

**作賦甚麗雄好詞**批詩看子建親批能敵看惟有不  
 賦每作賦擬相如批詩看子建親批能敵看惟有不

**詩看子建親**批能敵看惟有不

**能敵看惟有不**

子建或近下又用同時前輩二人英氣橫出  
 ○**讀**曰魏曹植字子建善屬文著賁躬公燕  
 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  
**通**曰鍾磬品子建詩云源出國風氣骨高竒  
 辭彩華茂超越今古卓爾不羣故云於詩言  
 親子建親字親近之親親子建者言與之近  
 也**彦**輔曰杜於詩賦蓋以二人為準**鶴**曰考  
 公進鵬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十四載  
 矣千有餘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  
 先鳴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  
 臯之流庶可致及故此詩亦云賦敵揚雄詩  
 親子建然所謂千有餘篇是天真末亂離之後  
 所作前所謂千有餘篇是天真末亂離之後  
 者今已不可盡見惜哉**李邕求識面****節**曰唐  
 才名後進尚慕求識其面以至道塗聚觀傳  
 其眉目有異**後****節**曰唐新書甫少貧不自振  
 客齊趙吳越間李邕**王翰願卜隣****節**一王翰  
 竒其才先往見之

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  
 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隣蓋愛  
 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當世士大夫皆想  
 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比**彦**輔曰左傳惟隣  
 是卜邕曰李邕王翰唐文藝一時之文人也  
 以李邕而有所識面之求以王翰而有卜隣之  
 願則公之名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宋**曰  
 重於時可知**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宋**曰  
 何不策高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宋**曰  
 先據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宋**曰  
 致君堯舜又魏杜恕此意竟蕭條行謔非隱  
 舉明主於唐虞之上**此意竟蕭條行謔非隱**  
**淪****節**曰挺者特也路與津者衝要之所乃人  
 而不要則無權要而不清則拘於俗既清且  
 要乃為美官甫方召試文章以清要自期必  
 謂特出登于要路津豈期後以河西尉故此  
 意寥寂不獲致君與澤民也隱淪者隱逸之

士也甫既不見大用辭河西尉又不能隱居  
林下其貧賤如朱買臣負薪行歌於路必為  
隱綸之徒所非議矣題曰列子林類年且百  
歲行歌拾穗張湛註云古之隱者也舊註却  
引朱買臣行歌道中負薪乃窮困悲歌耳與  
非隱綸之意不相接隱淪字出桓譚新論曰  
天下神人五一日騎驢三十載所乘也得志  
神仙二曰隱淪則跨驢而已彥輔曰後  
則乘高車大馬貧賤則跨驢而已彥輔曰後  
漢獨行傳向相或騎驢入市包丐於人宋曰  
任助詩結歡三十載生死定功  
一交情陶潛閑居三十載魏  
文帝與吳質書旅食南館朝扣富兒門  
郭璞詩曰京華豪俠春朝扣富兒門  
遙切早也扣去苟切擊也夢  
鮑照詩結交多貴門出入富兒鄰暮隨肥馬  
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深曰顏氏家訓

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座以取殘盃冷炙之  
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蘇曰吳起嘗嘆  
曰丈夫兒事未濟甘晦休山林焉能逐浮薄  
子苟冷炙殘盃焉師曰京師乃繁華之地當  
春月貴遊相追逐繁絃脆管無處不有甫獨  
旅食于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門整刺  
求見暮則隨其後塵為當朝士夫所薄如此  
惟待以殘盃與冷炙深使人暗地抱辛酸也  
主上頃見徵徵曰徵歛然欲求伸夢曰歛  
貌易繫辭尺蠖青冥却垂翅蘇曰李斯曰文  
之屈以求伸也夫兒提筆鼓吻  
取富貴易若舉盃何青冥之翻與鸚共垂翅  
乎蘇曰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  
翼澗躡躡躡躡無縱鱗夢曰  
池波王褒聖主得賢臣甚媿丈人厚甚知文  
須沛乎巨魚縱大壑

士詩一九

人真批入得磊落○題日厚言其相待之厚

懷抱之真如莊子每於百察上尹日史相國

上察之猥誦佳句新題日誦佳句於同察竊效

貢公喜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

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修可日劉孝難甘原

憲貧見子貢子貢取之曰夫子原憲攝敝衣冠

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

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憚而去終身

恥其言焉能心快快師古日快快志不滿意也

趙日吳越春秋吳王僚之母謂王曰祗是走

公于光心氣快快常有愧恨之色

入海硯日語日乘桴浮于海又日少師陽擊

東海之役也即將西去秦師日山東憑海

長安即秦地南欲適山東故云東入海秦地

在西甫既適東必離去于西秦故云西去秦

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宋日終南山長安

言在天之中都之南修可日潘安仁西征賦

言長安之境日南有玄灞素滻北有清渭濁

海尚師日終南與渭水皆秦地山水南將東入

常擬報一飯宋日史記范睢傳一飯之恩必

古人一飯之報况懷辭大臣趙日以一飯之

註謂靈輒也

之報宣子况大臣相如何不獨白鷗沒浩蕩  
 一飯耳其去之懷為如何不獨白鷗沒浩蕩  
 但波上沒字本不知波字之趣萬里誰能刷  
 必嘗薦而不達故有非快快走駿之嘆末  
 止如猶蕩蕩無思慮也希曰離騷註云浩猶浩  
 出沒波間而我之無所繫著自見矣夢詞曰  
 鬻松倫切從也宋曰顏延年詠松中散詩曰  
 鸞翻有時鏤龍性誰能馴東坡志林淵明衣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  
 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  
 南子美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  
 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  
 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  
 師曰甫無官守言責其進退綽綽然有餘裕  
 真若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

王荆公常以波字為波字其謬甚也鷗善浮  
 沒向必獨言沒耶如前輩諸公因舉杜詩身  
 輕一鳥過之句坐間皆忘過字之為渾成也則知  
 言下或言疾竟不似過字之為渾成也則知  
 沒浩蕩亦不如波浩蕩之自然范元實詩眼  
 云山谷謂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  
 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緊考古人法度如  
 子美贈韋左丞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  
 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  
 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  
 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躡躑無繼鱗言誤身  
 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  
 言其所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  
 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  
 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  
 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  
 也故曰焉能心快快祗是走駿駿又將入海  
 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

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然所不知不可以  
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是  
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韋亦不得而見矣  
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  
賢錄為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  
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  
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它皆謂之變體可也  
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  
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  
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  
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况  
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  
雅高

### 上韋左相二十韻

此詩乃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時投之  
題或後來追書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 鳳曆軒轅紀

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註鳳  
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史記曰黃帝名  
軒轅  
**龍飛四十春**  
推日月星辰之數所以龍飛四十春以喻君  
乾卦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 氣轉洪鈞

庶於仁壽之域  
**八荒開壽域**  
龍飛謂玄宗即位以來也

### 憶老臣

張茂先詩洪鈞陶萬類  
**霖雨思賢佐丹青**  
其遺風餘烈至今人思憶之故以傳



說漢臣為喻也漢書高宗命傅說曰若歲

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

思霍光帥之臣道美充國延召楊雄即充國圖

頌而應圖求駿馬漢書得見素之賢用以為

相也魏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帝

傳欲以伯樂之圖求駿當世之士驚代得騏驎

日騏驎騏驎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何法

盛證祥記騏驎者毛虫之長和沙汰江河濁

官獎清廉而卡貪濁也北史新雄為尚書郎

會沙汰郎官雄與羊調和鼎鼐新代切

鹽為相也說命若作和羹用汝作韋賢初相

漢帝詩宣帝即位為范叔已歸秦

為客卿封應侯相秦張祿入秦昭王說之拜

先仕膺後歸唐故以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

倫漢相今見素父子亦然也

通禮尚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豫

故鄉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豫

樟深出地滄海闊無津滄海百谷之所會也

源見素宗枝之茂慶北斗司喉舌

為天<sub>之</sub>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東方領

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東方領

搢紳見素時為相率百官故云領搢紳門右持

衡留藻鑑部侍郎銓選平允故云為吏聽履上

星辰尚書故云聽他經反聆也見素時兼兵部

上雲霄也宋曰漢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

數求見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

我識鄭尚獨步才超古步於漢南宋曰仲宣獨

書履聲超古餘波德照鄰一作餘陰照北鄰余曰

晉國君聰明過管輅公明喜仰視星辰明輅字

之地理變化之數徐州號為神童節曰天寶

十載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月丙申有

星犯昴見素言於肅宗曰昴者胡也祿山將

死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

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乃其時也

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今見素所言如此也

日聰明尺牘倒陳遵遵長尺牘與驚坐倒

過管輅尺牘倒陳遵遵長尺牘與驚坐倒

善書札惜乎史氏不書於傳因公詩見之倒

猶傾服也按前漢游俠傳陳遵字孟公略涉

傳記瞻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裁去以

為豈是池中物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由

來席上珍無已日記儒行儒有廟堂知至理

知至極之理也上風俗盡還淳相之能事畢

矣才傑俱登用時登庸註庸用也愚蒙但隱

淪夢曰公自謂病肺不堪求仕但隱淪山

俗進還復古之治也長卿多病久展夢曰長

自比也夢曰司馬相如子夏索居頻夢曰

字長卿常有消渴病如子夏索居頻夢曰

切蕭索也公又以自比也禮檀迴首驅流俗

脫去其累也夢曰孟子俗驅馳不能生涯似眾人

生言貧賤與編民等也莊子養生主篇其

咸不可問夢曰雖貧賤多病猶能安於分命莫肯

扣問斯人而有觀觀之心也按書序伊陟贊

于巫咸說文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笙夢曰

列子有神巫曰季咸知夢曰

人生此存亡禍福壽夭夢曰

也夢曰莊子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厄於陳蔡不容身夢曰

茫興有神夢曰蒼茫曠遠貌言清興之為

公歌此曲滄淚在衣巾夢曰

贈韋左丞丈濟夢曰

七載韋濟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今詩

云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即是其年

依夢曰按唐書韋思謙高宗時為尚

書左丞子承慶嗣立武后時嗣立代承

慶為鳳閣舍人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

嗣立二子洹濟洹終陳留太守濟天寶

中授尚書左丞三世

並為省轄世罕其比

左轄頻虛位修司曰唐六典左右丞掌管

左丞得彈奏八座故傳咸云斯乃皇朝之

年得舊儒傳云三代為省轄衣冠榮之相

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成父子皆以經術為

相時議歸前列兄弟是前輩為時議所歸也

天倫恨莫俱梁云兄弟天倫也鵠原

荒宿草也箋云雞黍水鳥而在原失其常處

猶兄弟之於急難檀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

草已荒宿草而不哭註宿草謂陳根也日惜其一

亡至於宿鳳沼接亭衢此兩語叙其兄弟世

而讀之亦自可傷宋曰晉荀勗自中書監

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

賀耶中書疑遂晉人比天上鳳凰池趙曰濟

由左丞可以接鳳池亭衢又美其為中書之

貴費爾曰易亨有客雖安命莊子曰甫自謂也

無可奈何而衰容豈壯夫肥曰謂以窮達而

安之若命面曰楊子吾子篇雕家人憂几杖者所慮杖

老者所扶持也家人憂甲子混泥途批自謂

其老也故借言几杖用事不在泥途而謝過焉日襄三十年傳絳縣老人曰臣生

孟召而謝過焉日襄三十年傳絳縣老人曰臣生

有餘力行還來謁大巫琳答絃書曰小巫見

於大巫神氣盡矣  
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

蹶日暮謂暮齒也漢書日暮途遠老驥思

千里伏魏武樂府云老飢鷹待一呼楚人

慰榛蕪此一折骨效區區君能微感激亦足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對客多騁筆札

甫醉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况武怒甫徐

笑彌縫之武曰與公等言何至上及祖

公歸溪上在永泰元年正月三日而此

詩云清秋鶴髮翁則是入幕未久便有此

此作武果銜之不應復留許及考公入  
幕後詩多不樂處幕中然此後與嚴武  
同賦詩尚多武死公在懽懽益知註第  
因史有是言云耳豈真東坡之言哉此  
詩作於廣德二年秋

白水漁竿客魚竿自比太公

胡為來幕下祗合在舟中失志不

能央絕如此○日言體性疎散也黃卷真如

止可與漁樵為偶不當為幕客也

律天臨曰言詩書青袍也自公退食

言不早小官也○老妻憂坐痺鶴

言不早小官也○老妻憂坐痺鶴

病今濕 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歌倒分曹失異同

趙日言其散秩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其事

而分御史廷尉正監分曹趙日此句承上坐

瘁頭風也言疾作則有時軟倒不辨異同也

禮甘表力就義忝上官通宋日謂能容之於

指嚴武公在幕府矣疇昔論詩早趙日與武論

得關通於上官矣疇昔論詩早趙日與武論

矣光輝仗鉞雄嚴宋日仗鉞言寬容存性拙宋

公嘗斥嚴公父翦拂念途窮宋日謂嚴武奏

名公不以為忤宋日謂嚴武奏

孝標絕交論餽賜增其露衰思藤架宋日詩

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宋日詩

露衰思藤架宋日詩

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宋日史

遺漁者得之網而直作鳥窺籠宋日不得志之語

與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趙日日上

兩句則身雖在幕府而有山林之念故如龜

之在網鳥之在籠也下西嶺紆村北南江繞

八旬有懷草堂之意

舍東師日西嶺南江述浣花里之景也希日

大江海經岷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

稍信憂謙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

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指草堂也未敢息微

躬烏鵲愁銀漢謂烏鵲填河以渡牛女

銀漢愁驚駘怕錦幪謂非其飾也

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即據槁梧而

異本語不足為法謂言如鳥鵲之微力

不任於填河驚駘之蹇不足被錦幪之飾

則所望於故人者幸全其物色而放令倚於

望於嚴武俾得遂倚梧之適也

###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漢復姓也

鮮于仲通也按通鑿天寶十二載

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

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詞則仲

相後也詩云獻納紆皇春中間謁紫

宸當是公獻文待詔集賢院後依

王國稱多士生此五國賢良復樂人

王者之國號稱多異才應問出爽氣必

殊倫謂茂異之才間世而生英爽之

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漢張敞字子

驂駟開道路驂駟驛驢驛耳日馳之榮也

鵬鴉離風塵趙曰意氣自得非獨贈人以此

日離力智切去也侯伯古之侯伯也文章實

致身足算也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趙曰語何

而鮮于之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

惟其奮飛而晉擢徑超萬於官之等級故其

離去沉淪也易而脫略磻溪釣趙曰呂

輦轂之下不可驕易而脫略磻溪釣

失身此戒之辭也脫略磻溪釣

磻操持郢匠介若蠅翼使匠石斷之匠石運

片成風聽而斷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雲霄

今已逼台衮更誰親趙曰上公應天上三台

故得稱衮也趙曰言近鳳穴雛皆好趙曰此

天子必見擢為公相也鳳穴雛皆好

諸子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鳳陸雲幼

時閱鴻見而奇之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

龍門客文新交後漢李膺性簡充無所

師友被容接者名為登龍門義聲紛感激敗

績自逡巡紛然感激之多而我之敗績則自

逡巡不進耳趙曰公自謂也途遠欲何向趙曰主

父偃謂日暮途遠趙曰公自謂也途遠欲何向趙曰主

遠因難於伸翹也趙曰公自謂也途遠欲何向趙曰主

詩猶孺子趙曰公自謂也途遠欲何向趙曰主

詩猶孺子趙曰公自謂也途遠欲何向趙曰主



也夫詩 鄉賦念嘉賓 念一作忝 沐日鄉賦猶 不得同晁錯 晁錯切 姓名也 漢書本傳孝

文士錯在選中對策高第 吁嗟後邾詵 臣舉賢良對 乞逆切 詵時臻切 邾詵曰邾詵也 臣舉賢良對 策為天下第一 猶桂林一枝也 臣舉賢良對 公舉進士不第故不得如晁錯邾詵之權策 考公壯遊詩云 中歲貢舊鄉 贈辜左丞云 早 充觀國賓 蓋嘗 計踈疑翰墨 儒冠多誤身 乃 得鄉舉故云 計踈疑翰墨 儒冠多誤身 乃

疑時過憶松筠 流落無所可入 故知此言 思隱於 獻納紆皇眷 中間謁紫宸 都賦序言 山林 獻納紆皇眷 中間謁紫宸 都賦序言 侍從之臣 朝夕論思 且隨諸彥集 別賦金闈 日月獻納 紫宸殿名 且隨諸彥集 別賦金闈

諸方覲薄才伸 謂獻三大禮 賦帝詔待詔於 彥賢殿 命宰相試文章 且隨諸彥集 謂落筆 中書堂也 持李林甫為相 國命尚書省皆下 之破膽遭前政 劉陶傳 關東破膽也 陰謀 獨秉鈞 甫所 故有破膽陰謀之語 而為林 以上疏雪房瑄為當權 微生霑忌刻 微生甫 者所疾 遂見斥逐 故云 微生霑忌刻 微生甫 自謂 萬事益酸辛 交合丹青地 恩傾雨露辰 也 謂 萬事益酸辛 交合丹青地 恩傾雨露辰 也

味日交契在華顯之地 又當沛澤下統之辰 而愁餓死者 以時所不容也 日丹青地 指 言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日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日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日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日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日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日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日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日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日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日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日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日公卿者 神化之 鹽鐵論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人

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趙曰公獨餓死  
為愁所賴者在鮮于京兆如公孫弘故人賓  
客仰給  
衣食焉

###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張說曰按唐書張說二子

均均明皇時說在中書省自翰林學士  
遷太常卿均亦供奉翰林均均俱能文  
並掌絲翰之任此篇兼美其父子兄弟  
也舊曰按舊史帝紀天寶十三載三月  
均由憲部尚書與建安太守還為大理  
卿均之弟均却以太常卿與盧溪郡司  
馬歲中召還再遷為太常卿兄弟均皆  
在十三載今詩當是與均均尚主多留  
禁中所冀其援引詩殆亦於十  
一載舊註非作是詩公方進賦後  
方丈三韓外三曰前漢郊祀志蓬萊方丈瀛  
洲三神山在渤海中魏志三韓

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有三種一  
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故曰三韓  
崑崙

萬國西荒服之禹貢註崑崙崑崙內建標天地闊陸

天台賦赤城詒絕古今迷絕言其出使荒遠  
霞起以建標

未易論耳舊註皆誤建標氣得神仙迴恩承  
猶立柱彷彿其特節之意

雨露低書均公子如以此想像出塵陸曰按唐  
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賞賜珍玩不可勝

數時均亦供奉翰林均均嘗以所賜示均均戲  
謂均曰此婦翁與女婿非是天子與學士也

唯張均父子骨者始能遊且承恩寵也此指  
言張均父子骨者始能遊且承恩寵也此指

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不及也發曰此  
指言張均父子恩澤不為遠不及也發曰此

指言張均父子恩澤不為遠不及也發曰此  
指言張均父子恩澤不為遠不及也發曰此

奉翰林去天相門清議衆趙曰張均父說相

子為近也儒術大名齊其會曰均張說之軒冕羅天闕

深曰均均俱能文說在天中書兄弟皆琳琅識

介珪名琅玕石而似珠詩崧高錫爾介珪以

則識張卿為介珪矣趙曰以琳琅伶官詩

必誦夔樂典猶稽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

樂官為伶官也書后夔典樂事太常健筆凌鸚

鸚鸚上曰後漢鸚賦筆字正平有才辯在黃祖座

銛鋒瑩鸚鸚鸚水鳥也膏中瑩刃戴嵩度關

山詩云刷瑩鸚鸚膏友于皆挺拔朱曰友于

此言美其天手筆也黃云昔人文章多以兄弟為友于日為居

諸黎氏為周餘子孫為語厥新昏為燕介類

皆不咸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

非徇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

云為汝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於友

于不忍恩絕曹植求道親親表云余之否陽

尤多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公望各端倪朱

公望各有所歸也要曰言均均兄弟負公

輔之子王導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于

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莊子

太宗師篇反覆終始不知通籍踰青瑣元帝

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  
母弟几道籍應劭曰籍者為二天竹牒記其  
年紀名字物色懸戶邊青鏤尺制也相應  
乃得入也青瑣戶邊青鏤尺制也相應

紫泥天子信靈六靈皆以武都紫泥封靈

虬傳夕箭信新漏刻銘云靈此承龍陸

之體以龍承之物也歸馬散霜蹄皇曰莊子馬

雪能事聞重譯獸難師古日譯謂傳言也道

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趙嘉謨

及遠黎謨曰楊子或問忠言嘉弼諧方一展

日謨明弼諧班序更何躋二十年傳朝以正

班爵之義帥適越空顛躓宋日莊子逍遙  
長幼之序人斷髮文身無游梁竟慘悽趙曰適  
諸越之顛危困也貧客吳楚又公贈李白  
所用之顛危困也貧客吳楚又公贈李白  
公自謂也公本傳少貧客吳楚又公贈李白  
詩亦有梁宋遊是也今公雖為右率府曹  
然欲展弼諧於張卿而班列次序之不可攀  
則復有去而之宅之意將適越乎空如前日  
之顛躓將遊梁乎竟如前認知終畫虎宋曰  
日之慘悽此詩人之思也認知終畫虎宋曰  
戒兄子書云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宋曰  
甫自言謬誤所知而事之不成就如畫虎也微

分是醯雞出謂顏回曰丘之道其猶醯雞歟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

也註醯雞者瓮中之蟻蠊也醯許西反

泛無休日趙日公自警

桃陰想舊蹊夢獨日

其無定也

其無定也

其無定也

徑道也深曰李廣贊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人知之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

朱曰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一面萬里太帝之宮太真東主君所治之地

不可梯曾曰謝靈運詩共登青雲梯通曰至

碧海梯青顧深慙鍛鍊田曰張景陽七命曰

乃鍊乃鑠萬辟千灌注云鍛鍊刻苦成材之

義此言張卿恩顧我雖深而自慙鍛鍊之未

爾才小辱提携趙曰公自言才能之檻束哀

猿叫無所肆其能夢曰淮南子置猿檻中巧捷

人施其巧猶甫見制於小枝驚夜鵲棲武帝樂

府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樂時陪

無技可依夢曰言不安其居也

羽獵題曰孝成帝羽獵而揚雄從焉幾時應

指釣璜溪夢曰璜胡光切說文半璧也呂

意於張卿之薦已也通曰太公年老見用今

甫亦有意于

敬贈鄭諫議十韻鶴曰諫議大夫其名

日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是也此詩

旅食歲崢嶸又云使者求顏闈諸公厭

彌衡當是天寶十載奏賦後作謂天子

編在十一載為是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謂曰天子諫官

於作詩之義又早歲已有名此專美之也下

句正言其詩可以知名者謂曰鄭諫議

不得名必善於詩破的由來事謂曰言詩句

者皆用詩事美之破的由來事謂曰言詩句

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

先鋒孰敢爭謂曰皆言諫議詩筆之思飄

雲物外謂其一作動律中鬼神驚謂曰思相更切情思也

如文賦言神游極律中鬼神驚謂曰詩律既

萬勿情驚八極律中鬼神驚謂曰詩律既

寄李白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謂曰

詩成泣鬼神謂曰思浩瀚故如波瀾

物理故無遺恨才思浩瀚故如波瀾謂曰

言作詩中有一字一句不佳雖如毫髮之小

則心自慊慊有遺恨矣謂曰陸機文賦或必

波而討源或龍見而鳥瀾謂曰陸機文賦或必

龍見而有光野人寧得所謂曰自此而下

水鳥游於波瀾野人寧得所謂曰自此而下

人公天意薄謂曰警浮生多病休儒服

自稱天意薄謂曰警浮生多病休儒服

方篇哀公曰舉冥搜信客旌謂曰欲搜幽冥

時慢物曹操怒之送與劉表表取不能容以  
 伍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竟為祖  
 所殺【夢】曰以旅食之人諸公厭之如禰衡  
 焉衡初托曹公又托劉表又托黃祖此謂諸  
 公之所將期一諾重【夢】曰楚辭曰欲謂傾勿切暴起  
 厭也【夢】曰楚辭曰欲謂傾勿切暴起  
 斤布一知得歟使寸心傾【夢】曰楚辭曰欲謂傾勿切暴起  
 也徐庶指心之地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夢】曰楚辭曰欲謂傾勿切暴起  
 以此方寸之地【夢】曰楚辭曰欲謂傾勿切暴起  
 阮籍為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夢】曰楚辭曰欲謂傾勿切暴起

### 寄簡上 古詩十七首

#### 寄韓諫議註

山洞庭湖湘江韓註以諫為職直言陳  
 天下事代宗不悅貶岳陽註適意遊君

山棄入間事將為長往之計甫思之故  
 有此作【夢】曰詩云今我不樂思岳陽身  
 欲奮飛病在床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  
 作公是時抱病詩多言之梁權道以詩  
 美人娟娟隔秋水  
 謂是其年秋作

今我不樂思岳陽【夢】曰楚辭曰欲謂傾勿切暴起身欲奮飛病在

床【夢】曰楚辭曰欲謂傾勿切暴起美人娟娟隔秋水

西方詩人以美人比君子故詩有彼美人兮

水矣濯足洞庭望八荒【夢】曰楚辭曰欲謂傾勿切暴起

飛冥冥日月白【夢】曰楚辭曰欲謂傾勿切暴起

人何慕焉青楓葉赤天兩霜【夢】曰楚辭曰欲謂傾勿切暴起

飛冥冥弋青楓葉赤天兩霜【夢】曰楚辭曰欲謂傾勿切暴起

秋零落正是相思時節也日選詩曉霜楓

葉丹趙曰鮑照詩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

鴈天王京羣帝集北斗日玉京帝居也五

雨至尊也北斗七星在天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

者元本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

而均五行人君之象號令之主諸王三公之類以言天子五方之帝三十三

天之帝雖稱帝而於大帝為卑故稱羣帝也

或騎麒麟翳鳳凰陳曰集仙傳天人降正妙

鳥是芙蓉旌旗煙霧樂霧之中旌旗之飾光

也蔡乎美影動倒景搖瀟湘倒景註在日月之

上返照故其影倒也梁元纂要日光曰景司

馬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趙曰瀟湘言韓在

岳陽也漢趙曰謂儀仗居日月之上光影搖

動湘江之水喻羣臣朝觀天子托以羣帝朝

也斗言星宮之君醉瓊漿羣臣也日楚詞瑤

漿蜜勺實羽觴羽人稀少不在傍羽人山

酌既陳有瓊漿人也喻韓謚言其骨不化或韓註不預朝觀

宴會是見其果黜也不在傍言不在天子之

左右也趙曰楚詞似聞昨者赤松子松子仙

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

難腥腐冷楓香祖曰漢張良其先韓人也高

遊乃學僻谷道引輕身呂后德其安太子乃



強食之日人生一世問如白駒過隙何至自  
苦如此乎良不得已強聽而食因曰鮑明遠  
詩何時與汝曹豕腐共吞腥通曰神仙傳壺  
公令費長房敢溷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公  
歎曰子不周南留滯古莫惜莫一作所曰  
得仙也南曰以太南極老人應壽昌史公留滯周  
史公比之以太南極老人應壽昌註隱南方比  
之老人星嘆其不見也宋曰春秋元  
命老云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義人胡  
為隔秋水焉得置之真玉堂恍惚幾失韓註  
未竟不合○前曰欲得此美德之人貢之玉  
堂以輔天子不宜隱於此也前曰揚雄傳上  
玉堂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毀此當  
是用揚雄傳中字雖然大玉堂本出黃庭經所  
謂玉堂絳宇盡玄宮是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

蘇渙侍御蘇渙曰裴虬為道州刺史即大  
蘇渙侍御曆五年平臧玠者此詩當是

大曆四年在潭州  
作時蘇詩御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蘇曰王

遠郊一月之中得親知書僅成一束但虛詞  
寒溫而已空煩眼力使人厭接又倦回答趙

日古詩云客從南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  
方來中有尺素書

救溝壑辱趙曰晉王獻之嘗與兄徽之寒暄  
謂朋友之書禮數雷同但止於寒溫之間故

謂朋友之書禮數雷同但止於寒溫之間故  
不救溝壑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

所之辱也

途哭

張儀傳儀遊說諸侯嘗從楚相

數日不服妻曰子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

儀曰視吾舌尚在不妻笑曰舌在儀曰是矣

遂入秦見惠卿道州手札適復至

王以為客卿道州手札適復至

之薄小也時未多紙長要自三過讀

用紙故以札而書紙長要自三過讀

王筠於書盈把那須滄海珠

三過五抄入懷本倚崑山玉

滄海遺珠矣

把倚裴如崑山玉也

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珠崑山玉皆喻

道州手札也

數百斛

里取湖水為酒至極甘按集有曰

夢酒曰荆州記長沙有鄴湖周回三

夢酒曰荆州記長沙有鄴湖周回三

酒是燕沒瀟岸千株菊

酒泛菊故云

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

燈燭

晝立煩兒孫者煩其侍立也

永嘉去

公曰永嘉溫州縣

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

日軍符則封侯矣

夢寶

夢酒

夢符

夢珠

夢崑

夢道

夢數

夢里

夢甚

夢速

夢文

夢帝

夢良

夢馬

夢列

夢子

夢周

夢穆

夢王

士詩

乙

乙

乙

乙

而左錄耳師曰道州負超逸之才其視軍聖

符侯印取之若甚速豈困於永嘉一尉乎

朝尚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人冠子德百

人者謂之英德萬人者謂之後宋曰黎元愁

兵革未息宜薦才引士以濟斯世也黎元愁

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宋曰黎元愁

強梁也言聖朝得其人則民安寇平雖授鉞

築壇聞意旨宋曰黎元愁

遣將出征投節鉞於朝堂漢高祖築頽網漏

壇拜韓信聞意旨言當與此事也頽網漏

網期彌綸宋曰黎元愁

郭欽上書見大計宋曰黎元愁

世為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代之後為

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從內郡

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劉毅答詔驚羣

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劉毅答詔驚羣

臣宋曰黎元愁

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陸下

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

日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他日更僕語不淺宋曰黎元愁

儒行孔子對魯哀公曰遠數之不終其物

燕朝則正立掌擯相代之者明公論兵氣益

為久將倦故使之相代也

振宋曰黎元愁

白髮儻劍霜雪吹青春宋曰黎元愁

再黑髮儻劍霜雪吹青春宋曰黎元愁

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趙曰蘇季子蘇

立傑出爾雅七世孫曰雲孫也此茅齋定王城

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趙曰定王城在潭州

自謂漁商市公所寓也市北肩輿每聯袂

徒每出肩輿數十至止連袂率車飲酣自若

郭南抱甕亦隱几抱甕隱几公自謂也

漢陰丈人抱甕而灌几而卧無數將軍西第

成未減無以家為日後漢馬融為大將軍

西第頌頌為正直所羞舊註引衛青治第事

非是日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之亂各於

其功於京師置大第也漢有東第北第西第

皆因其地云如相如傳所謂東第師古曰居

帝城之東賜夏侯晏早作丞相東山起

北第以近北關也班固曰山東出相舊註

安起於東山引謝安事非是公亦何拘於西對東邪

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日鳥雀

蛟龍退藏甫自喻也日漢末兵戈蜩起鹿

門德公嘆曰秋稔菽粟鳥雀甚肥而鸞鳳何

比無功受祿下句又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

部曲終日死趙曰傷時干戈之未息以引

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

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希曰平原君傳公等碌碌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

并序蘇大

侍御渙靜者至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乃詩之序不當以為題合題曰大蘇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以暮秋在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呈蘇漢詩考之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凡是不

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

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

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

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

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

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

居峴山之南不應

州府辟命未嘗入城郭今蘇

再聞誦新作突

過黃初詩

魏文帝為太子時有七子從

其即位年號由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

司馬相如揚雄亦蜀人也齊名於當時也

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

日清鏡指江上

生甘泉齋房歌云齋房產草九莖連葉夢曰言讀渙之詩意味清新過茶茹靈芝本草

芝輕身延年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添變白為黑以聞昨夜舟天接昨一作永天湘娥

簾外悲娥日湘娥謂百靈未敢散日言謂詩而風破寒江遲破一作波願乘長風破

皆來也萬里浪容齋三筆云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誦新作突過黃初詩又示蘇此生已媿須人

呈蘇渙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

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百陌以比

莊躋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奇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

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休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

空床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

不在先出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成長安大道邊扶彈誰家况手持黃金丸

為飛長安大道邊徒有疾惡心柰何不知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

萬箭攢宛轉迷所徒有疾惡心柰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渙詩

名為記異語意不與它等厭有旨哉寄裴施州置黔中郡梁改為施州

按史裴冕廣德初充山陵使附李輔國表輔國所昵術士劉烜充山陵使判官

烜抵法冕坐異施州刺史按舊史大曆二年二月戊寅以禮州刺史裴冕為左

士

士

士

士

士

僕射則止數月遂移澧州而由山陵使  
刺施州在廣德元年九月丙申而此詩云  
坐殿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故  
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故  
定為在永泰元年冬

廊廟之具裴施州器非廊廟安仁宿昔一逢無

此流若無第三四句金鍾大鑪在東序禮樂之所在也

鑪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鐘鑪以言至和所

自出東也冰壺玉衡懸清秋語亦峻直篇內得

此自別也○氣字之清徹也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

衡正文之清也器非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

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義和仲和叔掌

四岳之漢二千石真分憂共理者惟良二

石乎謂曰南以堯之四岳樂度寄書白鹽北

漢之二千石比裴施州也樂度寄書白鹽北

苦寒贈我青羔裘山名曰白鹽夔州

霜雪迴光避錦袖裘之此言裴寄

龍動篋蟠銀鉤論草書狀宛若銀鉤

紫衣使者辭復命雜亂之作辟

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

復命不可解

孫憂後來况接才華盛憂子孫無他以後來

鄭典設自施州歸設四人從六品下掌

吾憐滎陽秀鄭氏之郡也乃冒暑初有適名

賢慎出處出處一作所出不肯妄行役義而動也

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顏淵屢空南

謁裴施州施州亦以義動不肯妄行役也

氣合無險僻謂與裴義相投攀援懸

根木于元切登頓入矢石矢石謂石之如

虎也暗用李廣事不言虎而言入希曰叔孫道

傳漢王方蒙青山自一川盡處施州別是一

也平川城郭洗憂感視城郭消人憂聽子話此

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則一不知有主

客温温諸侯門禮亦如古昔為人温恭待客

有禮得古勅厨倍常羞盃盤頗狼籍雖幽遠

而敬客履之意不異於中華也史時雖屬喪亂



事貴賞匹敵賞一作當賢者乃得待賢茲固

傳可稱賞也是錯中宵愜良會裝鄭非遠戚羣

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學事務閑暇乃讀書

也他日辱銀鉤森疎見予戟施州之書因美

其字體交連勁曲若銀鉤然筆力快利森森

如矛戟也書苑歐陽詢尤工行書森然如武

快矟長戟森相向是也倒屣喜旋歸蔡邕

倒屣而迎王粲歸曰倒屣不上鞋踵也畫

地來呀歷來一作求日畫地而趨乃聞風土

質又重田疇關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借

日借咨昔切假也刺史指施州以比寇恂也

願從陛下復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敵策日策

謂杖也甫聞施州之風渚拂薰葭塞一作嶠

穿蘿菀罽之曰詩註菀一名女蘿故合而言

莫狄切日罽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

首路踟躕險難日謂命駕啓行也強飯

取崖壁切衛皇后傳強飯勉之歎爾疲駑

駘汗溝血不赤接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

漢書曰大宛國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日

多善馬汗血

選詩終然  
謝大伐  
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忽轉

政似  
無說  
翩翩入鳥道鳥道謂飛鳥也  
庶脫蹉

跌厄馬以備行役不若肩輿為穩庶免蹉跌

之厄然此亦託諷朝廷所用  
非良才是以有傾危之禍也

寄薛三郎中璩瘡癘終冬春春復加肺病

氣又云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高秋  
却束帶鼓拖視清旻當是六曆二年作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賢與愚百年之後

俱成糞壤又黃玘利名聚散若  
風中埃塵去來不足校輕重  
自非得神仙

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一作

沒沒  
雖為尚書郎書工部員外郎不及村野人

憶昔村野人蘇曰馬融曰我輩仕塗不及村

豈有此况味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

公侯為等倫之公侯其樂可知也天未厭

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即江陵也

我亦滯江濱誰憂州也峽中一卧病癘癘

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盖有因早歲與蘇

鄭源明鄭虔也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

酒不失真亦皆嗜酒予今委脩短豈得恨命

屯聞子心甚壯夢阿曰子所過信席珍席珍曰

席上之珍也禮記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噴

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可蓋曰

覆當代也漢書功業蓋代李才力老益

神青草洞庭湖曰二湖俱在巴陵皆湖名也

註荆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與洞庭相連接

東浮滄海滑君山可避暑湖心君山在洞庭

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死於况足采白蘋曰詩

于以采蘋註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曰甫

謂薛郎中可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謂

日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今公留滯

也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曰松門峽巴

開松門峽之好方喫藥高秋却束帶鼓旆

視清旻薛郎中曰甫欲深秋揚揖下峽以見鳳

池日澄碧延巳清平也濟濟多士新余病不

能起健者勿逡巡紹曰健者薛璩也漢書素

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流宣化之大臣謂承

君行化母效甫卧病不起

奉贈射洪李四丈

射洪縣東有射江詩屬梓州

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  
齋付秋草茅齋指草堂當是寶應元年  
七月徐知道反公避之至梓州九月歸  
成都迎家居梓州十一月當往射洪有  
陳拾遺故宅等  
詩當是其時作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俗諺拈著起曰書大傳曰

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  
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

丈既為人所愛其愛亦及乎烏以人所共惡李  
好

也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洪初接李文一

傳見其意謂李曉曰觀君儀兒豈是常倫古人  
也

相知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

指成都府

也肅宗至德二年以蜀郡為南京所謂亂初  
定指言前年知南東川使段子璋反崔

光遠詩遊子無根株

甫自謂也茅齋付秋

草夢問曰茅齋謂

東征下月峽

夢問曰巴楚

挂席窮海島

謝靈運詩泛舟采石花挂

也萬里須十金

漢書百金中入十家之

金則知為妻孥未相保蒼忙風塵際踉蹌騏

麟老馬失勢見志士懷感傷心曾已傾倒

日萬里之行必須十金况風塵未息干戈尚  
撓於斯時行役殆恐妻子未能相保是以

蹙失勢而無人憫之者惟李大夫志氣之士獨  
懷感傷傾倒心腹不問相知早晚此庸所以  
不在相逢早之句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忽日詩云忽

風方一醒又云老夫自及問野水日冷  
冷當是大曆三年秋我在東屯作詩吐蕃  
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故云

忽忽峽中睡忽不知其何從來何悲風方一

醒忽一作秋日雨有渴疾故西來有好鳥

為我下青冥忽從西方集殿前東方朔日此西

有山姿故以况之薛羽毛淨白雪慄澹飛雲

汀雪日先晉道壹道人言既蒙主人顧舉翮

喚孤亭引譬而不然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

舫趙日劉勰彌勒石像碑云似揚舟游水

清文動哀玉之日此言佳士之類徐陵賦哀玉

發于見道發新硯新發於硯日薛善屬文

復能名欲學鳴夷子湖變名姓適齊為鳴夷

夷註自號鳴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待勒燕山

碑然日後漢寶憲擊匈奴威德班固作銘誰重

斬致劍卿諸本斬邪劍一作斷蛇劍蔡夢弼傳

邪劍乃用朱雲乞斬張禹事今按斬邪劍都  
 非豈邪字乃邳字之訛耶漢元帝時西域都  
 護甘延壽陳湯斬邳支單于於康居當作斬  
 邳劍與上句待勒燕山銘下句志在麒麟閣  
 意相屬後云龍蛇尚格闕灑血暗郊垆黃鶴  
 叔似註是年秋吐蕃入寇皆令集中已定依  
 斬邳劍仍借蔡氏為致君君未聽利器如朱  
 註不復出增註也  
 雲所用之劍而未施有志在麒麟閣麟閣  
 致君之術業而君未用志在麒麟閣  
 麟閣麟閣無心雲母屏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  
 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早上遂聽置雲母  
 屏風分隔其間日甫勉薛莫學鴟夷子泛  
 湖當如寶憲立功勒銘于燕然山畫象麒麟  
 閣無徒若鄭弘為帝寵眷賜以雲母屏隔坐  
 而已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

逸銀漢會雙星邳日司馬相如初遊臨邛臨  
 邳日富人卓氏有女名文君

新寡善琴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客來洗  
 奔遂為夫婦日孟光傳始傳粉黛乃日暮拾流

粉黛更為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日暮拾流  
 螢之甚其人必新娶晏日車胤聚螢讀書

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

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以銀印青  
 之也與荔枝青同按漢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

印青皆銀卧病識山鬼為農知地形朱日九

鬼相高下規肥硯辨誰矜坐錦帳官志郎官

五種君子不如老農

帳給錦 苦厭食魚腥 重魚故也 楚人 東南兩岸圻

峽江 謂 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

靈 朝百靈註 山中石白虎赤節引娉婷 善本石作右赤節猶絳節 自云帝里女 善本石作匹逕切娉徒寧切

本天帝之季女 我天作帝之季女 選 嘆雨鳳凰翎 女也乘鳳

酒成雨故云 酒成雨故云 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

也 去家一 千 年 始 一 歸 也 千 秋 一 拭 淚 夢

覺有微馨 又託丁鶴則猶前好鳥也 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瑩 廣射石

虎沒羽揚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 文人但

安坐休辨渭與涇 清濁也 龍蛇尚格關 未息也 洒血暗郊垆 殺 吾聞聰

明主治國用輕刑 德也 銷兵鑄農器 日謂

相之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 偃武家語顏回曰願得明王聖主而補 今古

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又始盈庭 濟多士文

士以寧言為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家語

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色赤以問孔子 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 誠相感動能移此

以感人為開甫言薛能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

金石為開甫言薛能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

以感人為開甫言薛能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

以感人為開甫言薛能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

以感人為開甫言薛能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

以感人為開甫言薛能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

以感人為開甫言薛能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

後如是則天下不期治而自治薛於此可以  
擬取榮華於年少之日豈但如甫客寓荆楚  
而食萍實也哉

貽華陽柳少府華胡化切詩云俱客

古信州又云南方六月七月出入異  
中原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繫馬喬木間繫馬長松下問人野寺門柳少

甫寓居于野寺柳侯披衣笑日符堅見張

日符堅來矣欣見我顏色溫並坐石堂下一作

然握手絕倒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早雲也為月

露所洗凌晨絕壁上朝暾始出貌暾他昆切日

東方其容暾暾而盛也自非曉相訪觸熱

生病根可憐襍子觸熱生病根南方六

七月出入異中原寒暑所以正而南方甚熱

也老少多暍死而扇暍病謂之暍許葛反漢明

帝從河南人實河北老少汗踰水漿翻世說

途中無水暍熱死數百人汗踰水漿翻世說

鍾毓見魏文毓面有汗帝問曰何俊才得之

子筋力不辭煩不辭俊才得柳少府所以指

揮當世事希日指揮字語及戎馬存淨淚濺

我裳悲氣排帝閣扉日思賢賦叫帝閣使關



柳生負經綸之志言及國家未寧慷慨鬱陶

抱長策也有良策而不見用故鬱陶

知者論已者論不可為俗人道也吾衰卧

江漢但愧識璵璠璵璠良玉以美柳

鍾大知柳生為美士無力以薦揚耳魏文與文

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批文章一小技甫蓋

尊已也本涉用意而今為名言由不能文章

託子孫趙曰起予者商也言柳少府起發余

孫可託俱客古信州鶴曰夔在梁為信州唐

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日

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趙曰古

秦王會相如曰切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

瓶子壯顧我傷我驩蕪淚痕傷甫衰老而甫

乃悲喜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趙曰張景

鳥過日趙曰餘生殘年也過鳥言其疾甫傷

故鄉經日趙曰餘生殘年也過鳥言其疾甫傷

也一歸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舊曰舊本此詩

華為成都華陽兩縣詩云長安苦寒誰

獨愁又言南山之豆東門之瓜皆長安

京北事當是天寶間在長安作今以鄉

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

棄擲與時異之句意是十年召試後送

諫有司參選時作疑是咸陽華源二縣

咸誤作

赤縣官曹擁材傑

趙曰京邑屬縣有赤有畿

州赤縣乃神仙之所居也以

美諸子有神仙標格者也

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宋曰杜陵野老

公自稱也杜陵乃公所居之地前漢地理志

趙曰骨折字後漢李固傳南山豆苗早荒穢

霍元慶愧發憤悔之折骨南山豆苗早荒穢

朱曰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酒後耳

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燕

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

富貴何時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青門瓜地新凍裂

趙曰南山見往者東門瓜註

南山即志所謂引南山水入京城又謂尹黎

幹自南山開漕渠抵景風延喜門入苑以漕

炭薪青門即城東門三輔黃圖曰長鄉里兒

安城東第一門曰青門或曰霸城門

童項領成

趙曰項領成言其長成也朝廷故

舊禮數絕

趙曰范僕射云自然棄擲與時異

况乃踈頑臨事拙項不遜於南蓋視朝廷強

數之疏遂改節棄擲不同往時相嚮慕也

曰張杞居渭上景帝內徵不起客勸其仕杞

能碌碌為仕宦乎後客又勉之聞語即掩耳

遠走世節饑卧動即向一句彌黃十餘句弊

高其節

裘何啻聯百結趙曰貧士傳董京君不見空

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趙曰下和獻王

山淚盡繼之以血今語挨傍

此耳趙曰無聲吞聲也

贈鄭十八賁鶴曰詩云數孟資好事吳

賁乃鄭十七之弟公有答鄭十七郎一

絕其間有把文驚小陸即其人也梁權

道編在大曆元年夔州詩內以鄭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趙曰詩温温恭

潤君子之意使我得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

展盡底蘊無有遺恨

近趙曰芝以比鄭蓋靈芝人所喜見者故不

入芝蘭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趙曰甫

人皆意其不歸故鄉殊不知竄身以避寇豈

實為素隱耶晉孫綽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

濤吏非吏細人尚姑息趙曰禮記細人之吾

隱非隱

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趙曰

切笑也謂小人唯以姑息小惠相濡潤侮慢

無所不至獨鄭賁以心相知每遇甫以禮久

士

而敬之足見其高而敬之足見其高早飛欲何待黃官雖卑不

辭而後動也捷徑應未忍直尋也欲枉尺而

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

容我忍以歛肩盧戡用傳士大夫指嵩山

塗捷徑為仕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書序云

日屈平文詞乃詩家標準也羈離交屈宋

牢落值顏閔遇鄭賁亦足以慰牢落之情也

屈原宋玉言其有文章者也顏水陸迷畏途

淵閔子騫言其有德行者也藥餌駐脩軫言以丹

畏一作長夢日言盜藥餌駐脩軫言以丹

賊充斥天下茲可畏也故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

藥延年也江道賦故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

駐脩軫乎平原賦故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

云俱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也江文通步趾

詠唐虞居有虞因以為號追隨飯葵董謂

日葵董謂蔬食也雖居蔬食之貧而乃行歌

堯舜之道以自樂也爾雅釋草芥楚葵註今

水中芥菜齧苦董註今董葵數盃資好事異

也葉似柳子如米灼之滑味煩縣尹好事縣尹相餽餉也心雖在朝謁

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肯為敏楊雄

傳歷金門註金門也排字本樊噲傳所謂

排闥也漢日甫心雖欲朝謁奈肺疾矛盾

不合心願况衰老欲排金門充非本意

也日敏示敏也左氏傳魯人以為敏

贈衛八處士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

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

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

衛賓相友善時賓

相友善時賓

友善時賓

善時賓

時賓

賓

年最少號小友天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離多動如參與商二

星東西今夕復何夕今夕何夕詩曰共此燈燭光

一作共宿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武帝曰漢

此燈光風辭小壯幾何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帝與吳賀書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

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處謂百年

已分可長共相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

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

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

糞壤可復道哉俗可曰孟子不得於君則熱

中註云心熱恐懼也趙曰此乃莊子內熱之

義蓋煎熱之謂也補註胡曰嘗於內閣見子

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怪焉知二十載

重上君子堂高曰王仲宣詩昔別君未婚兒

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執友也曲禮見父之

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曰

詩可以挹酒漿曰郭育見夜雨剪春韭

戴逵使羅酒漿曰郭育見夜雨剪春韭

郭林宗見友人夜冒雨剪韭作炊飯今洛內

人皆效之曰非於春時最嫩乃新物也

周顥隱鍾山王儉謂曰山中食新炊間黃

何者最盛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新炊間黃

梁穀米俱麤於白梁食之比他穀最益脾

主稱會面難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一舉累

主稱會面難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一舉累

主稱會面難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一舉累

主稱會面難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一舉累

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

詩曰曹穎達

斯曰孔文舉百觴亦不醉李牧曰吳將軍飲數十觴未見有醉容  
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贈蘇侯

前平當是大曆元年作剽劫指

崔旰之徒為亂是時河北盡平故也蘇後自蜀赴湖南公有別蘇後赴湖南幕詩乃同時作故此詩亦云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

轉蓬言如蓬之隨

風無所定止也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馬日衰

息乘輿安九重

天子之門九重乘輿天下

漸平也以車駕嘗因吐蕃陷京師而幸

我馬衰息非謂復京師也且廣德

刺之禍至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

道京師解嚴自是戎馬始少息此詩作於大

有才有何棲棲將老委呀窮

自負矣故

不以為言才為嫌微生畝云丘何為是棲棲者

棲棲無所定處窮為郎未為賤其奈疾病攻

為卑賤其奈病肺何子何面黧黑

黧音黎

黑面黃也子指蘇僕也李斯傳焉得豁心胃

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風言崔旰之亂相習以成風俗

而民力幽薊已削平節鎮處也荒徼尚鸞

弓削平而猶有盜賊也斯人脫身來豈非吾

道東後漢鄭玄學於馬融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指後也時脫身而來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

空言其貧也肉食哂菜色少壯欺老翁謂穉康曰我輩稍有菜色反為肉食輩所哂徒知其外而不知內也周澤謂諸齋郎曰若輩未到此田地諸人皆慚悚無一語對

况乃主客間日或曰甫託言以諷嚴武武與况乃主客間甫有舊契偶失武意幾為所殺

古來偏側同日蓋以甫為客依武之君故也按集又有偏側行篇

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

自雄氣輕薄自雄以欺客也一請甘飢寒再

請甘養蒙日言荆楚豪俠尚一請甘飢寒再

君不見簡蘇徯幕公既蘇徯嘗入湖南之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送蘇徯在兵曹適桂州詩云早作諸侯客則徯在大曆初推頽為甚故此詩以折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

百年死樹中琴瑟日異苑載吳平在

意慄

慨

百年死樹中琴瑟

句章州門外忽生一

株桐上有歌謠之聲平惡而斫其後桐自遷  
 立於故根上又聞歌聲曰死樹今更青吳平  
 尋常歸相材所以為琴瑟今言死樹猶可為  
 之警士終有用也日中竹仲反庾信  
 連珠龍門死樹一斛舊水藏蛟龍日荀子  
 尚抱成池之曲蛟龍生焉日一魚為鮓味極美以遺張華  
 人於廢池中得華日龍肉以苦酒日以警士當守所養也昔有  
 清之即成琥珀事乃已言死而後已也日劉毅曰丈夫兒  
 蹤跡不可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  
 君今幸未成老翁日魏文帝與吳質書云  
 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  
 魍魎蕪狂風嫌亂語雖少頓挫激越三四往返不

石狂風驚林日勉之之辭也  
 贈李白日詩去李侯金閨彥亦有梁  
 功第後遊齊趙時作日時李白  
 將為梁宋之遊故甫作此篇贈之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日東都洛陽  
 人失巧偽趨利日野人對羶腥日潘岳秋  
 葛履詩其民機巧趨利日野人對羶腥  
 興賦序僕野人也杜亦自謂為郊野人耳周  
 禮註犬腥羊羶日謂兵戈之後東都居  
 民所膳塗地風日此意似雖  
 揚羶腥之氣也蔬食常不飽日見羶腥之物  
 而其食猶未厭乎藜藿所以對之而增媿則  
 甫之貧困無資可見矣日論語蔬食菜羹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日青一作菁日  
 學林新編云陶隱



居登真訣有乾石菁精飢廢飢音迅謂養也  
 其法即南燬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  
 驚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青精  
 飯也夢曰青精乃神仙之所服食有黃精  
 有青精色黃者為黃精色青者為青精既久  
 能益人顏色長年却老也登真隱訣神仙王  
 君青飢飯方云此飯用白米一斛五斗得稻  
 有青衣者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龍稻  
 米是也青米理虛而受氣故當用之取南燬  
 草木葉五斤煮汁漬米炊即灑之令飯作紺  
 青色服二合填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  
 胃補髓殺三虫作買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對羶腥故思青  
 精飯耳使有大藥資隱山林絕人跡豈願見  
 此機巧者乎趙曰四句通義辭為兩端則語意不相接蓋  
 詩人不以文害辭以青精飯可謂之大藥矣  
 真詰云霍山有道者鄧伯元受青精石飯之

法內見五藏色如嬰孺豈不謂之大藥乎  
 東都無大藥之資將隱于山林求青精食之  
 亦可絕無煙色柰何山林人迹如掃謂兵火  
 蓋歎東都之不可居李侯金閨彦  
 金閨金馬門也彦美士也漢時凡符詔必於  
 金馬門白嘗供奉翰林故云金閨彦江文通  
 別賦金閨脫身事幽討  
 之諸彦脫身事幽討  
 四方此為事幽討也謂曰幽討謂察討幽趣  
 也夢曰或謂白就從祖陳留採訪使彦先  
 請北海高天師亦有梁宋遊與公同洛將  
 適梁宋也後在梁亦與公同遊故遣懷詩云  
 昔我遊關東得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  
 入酒壚趙曰梁謂汴州今之方期拾瑤草  
 東京宋謂宋州今之南京也

東方朔與友人書曰不可使塵網名韉拘鎖  
 怡然長嘯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  
 月光華共輕舉爾補曰瑤草事雖出於山海  
 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服之者媚  
 於人而瑤草字江淹登廬山詩瑤草正翕施  
 別賦云惜瑤草之徒芳蓋以仙境之物美言  
 之耳補今子美正承江淹而用之也補曰時  
 白擢脫翰林之職將以窮討幽趣故為梁宋  
 之遊拾瑤草以服食蓋入水捉月或者以為  
 仕宦有意於神仙後以入水捉月者以為樂  
 也尸辭

戲贈鄭廣文

虔

燕呈蘇司業

源明

按唐史蘇

源明以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時濟  
 陽太守李陵請增領二縣詔河南採訪  
 使與五太守議不能決卒廢濟陽志云  
 天寶十三載廢召源明為國子司業祿

山陷京師源明不受偽署肅宗復兩京  
 擢考功郎則為司業在祿山未亂之前  
 今詩題云蘇司業當是十四載作師註  
 謂虔受偽署竄歸免官時時源明給餉  
 之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

夢

曰劉越石扶

歌鞍高醉即騎馬歸補曰山簡傳日暮倒載  
 丘嶺補著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  
 騎馬倒著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  
 白接離

無羶

補曰唐史稱勳虔在官貧約澹如也乃  
 引杜甫嘗曾以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

寒無羶則知公之作真詩史矣補曰吳隱  
 之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羶賴  
 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補與一作乞補曰虔始  
 為廣文館學士性嗜

酒不治事數為官長所誚怡然不以為意祿  
山反陷于賊受祿山偽署後竄歸坐免官故  
至貧窶惟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餉之公  
詩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蓋謂此也

戲贈二友

公書王司直當是居於成都

元年建巳月

有以斗所建辰為名制也公詩特著元年

郎有焦校書

是焦遂與李白號為酒八仙者唐史拾遺焦

自誇足膂力

詩云自誇足膂力又云欲醉後酬結如注射今

之間能騎生馬駒曰生馬謂一朝被馬踏

唇裂板齒無

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

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

短歌行云青眼高歌望吾子則與之友厚有

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

素王嘗得西諸侯舟經錦木乃有此作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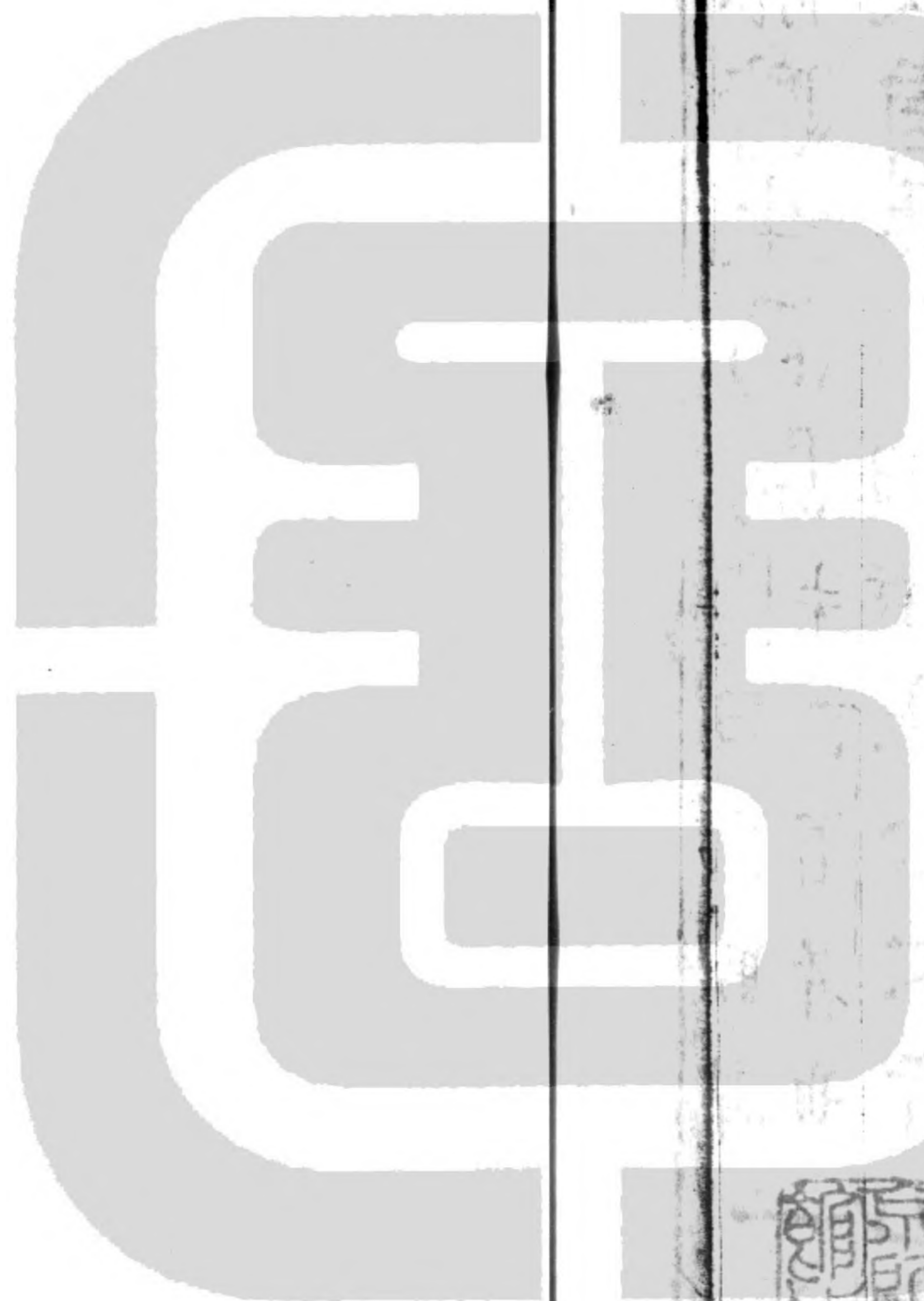
漆泥何不避雨色

勸君休嘆限未必不為福

胡人皆吊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  
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其家富馬  
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體人又吊之曰何知非  
福居一年胡人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  
獨以跛故父  
子得獲相保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 20

